改亭文集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瓚　仝姪　嘉[illegible]重編

贈孟伯健序

我祖父受當世巨公知遇最深者莫若黃岡晏泰徵先生先生令松陵五年清惠無比不幸所部窑邏璫黨先祖蒙家難璫黨之大有力者壓先生俾破我家先生屹不動我祖賴以全我祖既饒於貲爲國學生而先君年二十一猶困童子試先生奇先君文拔置第一再試再第一邑人譁謂以貲得之於先生也既而先君郡院兩試亦俱第一邑人

乃服先生握先君手大喜笑謂若不負我盍我祖父受先生知遇若此予童穉時每歲見先君焚香滌硯修赫蹏候先生惟謹且知先生有令子能文益喜不意先生後歿於嶺南令子復蚤世有當承嗣先生者久未定而先生竟無後矣今獨有外孫一人耳卽今武昌孝廉孟傳是之子字伯健者也左傳於姬嬴之間特重甥舅謂爲自出范氏曰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韓昌黎曰元賓歿求見元賓不得得見元賓之友如見元賓焉况我家世受晏先生知今求見先生不可得求見先生之子若孫不

可得而幸得見先生之外孫所謂先生之自出也
庶可髣髴其音容於百一不猶愈於棠乎不猶愈
於其友乎而謝予於伯𨒥有不相見感慨留連且
悲且喜急引與爲忘年之交者乎而伯𨒥又早慧
過人年十三已博綜古今顧盼英穎從傳是來遊
吾吳同人見之無不傾倒其能克紹祖父之風而
又克成我晏先生之宅相無疑也司馬子長作史
記不得外孫楊惲其書不傳韓昌黎古文詩不得
壻李漢其集亦不顯今先生有壻傳是有外孫伯
𨒥何必不若李漢楊惲而予又竊附淵源之義於

先生予與伯健敢不交相勉矣適我友吳子文九與傳是父子交甚歡彙同人之贈言以送伯健予爲序其梗槩如左

贈張生牖如之京師序

吳諸生張壎字牖如從學於予久矣予既廢於世而壎事予益恭一日壎去予遊京師予與及門吳藹徐鈗輩及兄子炳送之江干既祖取道藹等前曰夫子好爲文今於壎之行而夫子獨無文以贈行可乎予曰古所謂贈言者必其人有過當規有不逮當振而進之也壎之於家也事父母大父母

甚謹蓄弟妹甚友愛與師友甚篤信其出門必可
無內顧憂也其之京師也持已必狷介臨事必持
重發言必慎密與人必無傲忽無諂瀆以獲戾於
人予又何所規其過振其不逮而贈之以言乎無
已予將教壎以待蝎之道壎生長江南其始遊於
北殆未知蝎也踰江及河從山東歷蒙陰肥城之
間則多見蝎焉且今入夏當蝎時矣壎逆旅中將
臥起必持燭視土壁及四壁謹避之蝎雖陰毒然
人不相觸蝎亦不求人而螫也壎其識予言慎勿
與蝎遇可矣倘不獲已而為蝎所中必疾苦且痺

但當持其心志勿使瞀亂若不可忍者況疾苦不踰時當瘥若呌號於人爲人所笑人亦不爾惜也若求藥以治之藥每不勝徒自擾擾縱求得蝎亦愼勿殺何也使人之心若常見蝎者敬畏則可以無咎蝎亦有功於人又安可殺也壎起拜曰善乎夫子之言壎也謹受教乃屬蕭書其語贈之

贈胡濤公序

昔容城劉靜修先生統論字學分篆隸金石之刻爲三一曰先秦款識金石刻一曰魏晉金石刻一曰唐以來李陽冰等刻尋每考歐陽子集古錄知

劉先生所分列㫐然然以爲特博古者玩好所寄
未必其有實用也及觀韓退之蝌蚪書後記云凡
爲文章宜畧識字欲識字必通先秦以還及陽氷
父子之學然後三蒼之說有據劉先生亦云正書
必本篆隸鍾王皆深知其義卽顏平原所辨正通
俗三等書亦然夫求識字以爲文章則金石篆刻
之用亦大矣然今日字學淆譌已極嘗求其故知
古之爲字難今之爲字易古攻文之法甚嚴而今
無法也何以知其然也古字欲通用者刻竹木欲
垂久者刻金石工旣繁則較辨必愼卽秦漢後學

者欲自爲或傭人皆抄寫讐對譌者尚少迨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紙印之法書益廣而益輕字遂不勝其訛矣古周禮六官之掌各分獨攻文之官旣有外史外令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專其職於宗伯之屬矣而家胥暬史諭書名之職復統之行人朱子又云每歲使大行之屬廵行天下攷文正否統於大司寇則爲罰必嚴而法無所貸今者不但廢其官卽三年之中一行其令於科舉一點畫不可誤司其事者先不識正通俗三等之形不知三蒼說文爲何書卽蔭廕兩字正俗之辨

考官既釐究於　章皇帝之前而辛丑南宮之役以蔭字衙冤者百人則顛倒淆亂莫此爲甚夫正書且不能辨敢望篆隷乎刻之板者且不能辨敢望刻之金石者乎然篆隷者正書之原也金石刻者又篆隷之跡也則今日而有留意於識字爲文章者舍金石刻之家無從問辨也矣徐州胡濤公獨以此擅重名於蝌蚪文及秦漢唐諸字法莫不詳其從來稽其正變令博古之士皆悅服盔濤公之才無所不能其詩與畫皆足名家而歆然不居獨其金石篆隷之學爲天下宗濤公亦毅然任之

而不辭豈亦深憫乎今日不識字之人率意於爲文章者與庚戌秋七月來潁州訪劉公定氏與予適相遇縱觀其諸刻慨然念字學之不可復猶幸斯人之存爲有係於學者也故贈之序以告夫同志之欲識字者

贈李魯玉序

長垣李璠字魯玉生八歲而孤母孫太君撫之成人早歲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昨歲受知督學侍讀王公拔第一今年春夏從遊河間眞定兩郡詞指授爲文法度學益進旣淡念其母太君獨居且無

同產兄弟可共奉養祖母春秋又高乃浩然辭王
公歸王公慰諭留之不得而東送之愴然爲慷慨
流涕言曰君生而早孤抑予亦孤兒也傳曰人情
莫不悲其所同愛其所似又曰孤者易傷貧者易
感以予今日送子忍慭然無一言哉予嘗彙次經
傳史書所載聖賢大儒將相下及博學能文章負
氣節之士凡生而早孤能自勵成人以立大名顯
所生者得百餘人分爲四卷卷各有目人各有傳
傳各有贊贊已復綴以論論其立身行已之本末
操心慮患之不易曰孤兒編其第一卷第一人則

孔子也第二人則孟子也卷終一人則我朱子也將相名臣最著者推諸葛忠武范文正博學宏詞能文章負氣節推韓退之歐陽永叔爲最俱冠諸卷首以發凡起例可觀也東早歲失嚴父伶仃荼苦每當侘傺無聊時則啓所著茲編以自娛卽不敢望孔孟庶幾願學朱子焉默默抱此志三十年矣今見李君之文采志行及其早孤之年歲謂可與論爲孤兒之道者欲以寄所著書授之於其行也逑此以告之

贈王孟穀序

東嘗縱觀漢末諸談士其遭逢之跡若獲報於天者有三最上爲荀朗陵陳太邱等師表人倫數十年仕宦未甚通顯天則通顯其子以報之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其門望足以發揚父祖之潛德其次若蔡中郎之無後郭有道龎德公司馬德操輩之終隱而不出則天必通顯其所獎許之後進使後世信其識鑒之明而因以不泯其舊德若王仲宣顧元歎之於蔡中郎聶季寶等之於郭有道龎士元諸葛君之於龎德公司馬德操皆是已最下則以中原耆舊有聲之士遭時割據隔絕

一隅冀得一身之棲托若張子布虞仲翔之在吳許文休之在蜀最可悲矣而其平生故人或貴爲公輔心焉念之爲移書慰問以張其聲價若孟德之於子布王朗之於文休雖其國中年少氣銳功烈赫赫然若周公瑾法孝直輩不敢加無禮於子布文休亦其平生好推獎氣類之一報也嗟乎讀史至漢建安之間談士之所遭逢若此此可爲慷慨太息者矣今漢陽王懷人當世荀陳也有才子孟穀其文采意氣度越時輩他日必爲文若元方以光啓朗陵太邱之門望寻所以屢爲懷人賀者也

所自傷者一身淪落錮廢不足惜而疇昔曾蒙賞譽推奬若蔡中郎郭有道其人者今或身歿無後或聲名俱辱甚於中郎而予輩學無一成又不能仕宦重負中郎之賞識即同學中或稍稍通顯矣又不肯篤念疇昔諱言爲某人援引之後進予嘗過皐里婁東金沙間想見其當日談辭如雲門外屨滿之處未嘗不三嘆也今天下之大海內耆舊之盛他日或有如子布文休之絶遠中原者我願孟穀通顯之後必推論數十年以來人物交遊本末使天下知論交之不可苟即立功若公瑾孝直

必敬禮子布文休使天下知曩輩人物雖頽唐偃
蹇亦有不可抹摋者是亦懷人之所樂聞而予之
長爲天地間棄物徒負疚於疇昔之爲中郎有道
者尚得比於人數是在孟穀他日念之而已

贈韓𤏡之之浙江幕府序

昌黎韓子稱其友李博崔羣之賢謂兩人之爲賓
客於諸幕府也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
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可一日留也予讀其言
默然念今天下果有博與羣之爲人者乎而韓子
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因

念今天下卽有愽與羣之爲人欲得愽與羣之主人甚難又竊怪兩人何以遽得賢主人使道行而名立兩人者旣起家爲大官而又使其主人之賢聞於天下也旣又讀其送石處士之御史大夫烏公幕也祝之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决去就又祝之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係天子之寵命乎乃爽然知主客之相資以有成其相與以道義嚴重深厚不苟且如此必若韓子所言然後可賛主人成功以報天子

也于往來京師幾二十年見友人之得爲幕府上客揚揚盛車騎出國門者不可勝數未嘗敢告以韓子之言今涇陽韓君之之兩浙撫君之幕也知君平生志行與李傅崔羣同而主人與客之能相信以道義不苟於去就亦與石處士主客同故敢以昌黎韓子之言告且于浙人也兩浙安于受其福于身雖負米於四方于老母弱子親串之在我浙者其係於韓君與主人之能安全之也亦切矣至治兩浙大畧凡所爲察屬吏戢悍兵靖寇原恤民困廣視聽酌寬猛使民皆樂其生而下吏惕然

知畏法則韓君之所以決筴於賢主人使道行而名立者已孰矣何待予言

贈朱菊廬序

予聞黃州朱先生久矣今年夏適館於督學王公公與先生同里數數爲予稱朱三兄菊廬予曰菊廬先生之爲人何如公曰闇然自修有質有文不矜不伐之君子人也其爲文章原本六經內淑心性外有濟於用世予見公平日品隲天下人物不稍假借以此信先生願望見之迨閏七月乃定交於王公之宅先生固知予予讀先生雙修堂古文

數十篇答問數十則旣心折其文章而先生見予
甫里集詩古文則又稱善不置爲予序之然予以
文章知先生者淺也久與先生處見先生一嚬笑
不輕發終日瞑然獨坐一室中塵滿几席書卷縱
橫不屑意葢用心於內者也與人言開布心腹不
激不隨和平溫厚粹然有道予以是益服王公誠
能知人得友而歎先生生平所以見信於其友者
其爲人與文非偶然也先生三十年以來絶意仕
進雖數年以來奉其尊甫之命一應廷試得明經
高第然其志無日不在山水間思杜門著書以老

而王公方貴爲　天子近臣司畿輔文章之柄與先生出處亦逈異矣而兩人之交相信而相與爲益以底於有成也在易孔子之言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楊中立釋之曰跡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跡同而心異相望而愈遠楊誠齋又釋之曰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我於王公之言信菊廬之爲人於菊廬之人與文信王公之論人於孔子釋易論交之義信公與先生之交果在心而不在跡也竊怪天下

之求友者始惟泥其跡之同洎地位相近相軋又從而相忮焉信乎惟處者可與出者全其交默者可與語者見其心也雖然以處者交處者以默者遇默者則又何至於相忮乎是豈與先生論交之志也

贈朱庭怡序

順治庚子夏於大廷尉漢陽來園李公座上見三少年皆有容止文釆一一問其姓氏一爲廷尉公子字仁熟一爲我友黃敬渝子字卿月一爲朱氏子字庭怡卽廷尉公壻而黃岡朱菊廬令子也豈

時未識朱君而悽然念敬渝疇昔之交今喜其有子感慨太息而別閱十三年壬子始獲識菊廬於京師問庭怡別來狀甚慰旣菊廬門人王子重陳翁餘亦同舍共稱庭怡爲諸生能文有聲譽迨明年九月庭怡來魏博省其大人卽奉大人歸省其大母予與爲同舍生者浹月愛其安雅端正不妄言笑無洶洶拳拳之習且爲詩有法度與翁餘共一几榻篝燈夜讀偪側漏三四鼓不休其勤讀若此足爲菊廬令子矣大易稱有子考無咎及子克家宋潛溪引其語送劉文成二子謂爲人父者得

賢子之力必及其年壯盛之時父經營四方於外而子代執家政於內可以覘其用心之誠僞及他日學術之虛實此篤論也今菊廬年僅五十餘而令子老成練達質有其文此潛溪之所致美於支成者矣獨念予昔亦有子準年十二以文章受知於廷尉李公公之從西浙入卿寺也予率準自禾水送之吳門公命準論伊洛淵源心要準應對詳敏公大驚異泊舟慧山手書高忠憲公靜坐吟爲序數百言紙長三丈餘授之藏於家卽庭怡亦嘗識我子準矣今見友人之令子而追念我子其能

爲太上之忘情乎廷尉歿亦數年今聞仁孰能自振拔不墜家聲卿月亦能讀父書是皆可感可喜者也庭怡歸爲我致相念可乎

贈余鴻期序

余子鴻期楚之興國州人以鄉貢進士謁選人爲學官需次京師予與之共筆墨之事者五閱月常同遊塞上東至盧龍西出居庸關抵宣雲間與語累日夕不休因悉其爲人愛其誠朴謹厚謙謙下人又能多識史乘稗正諸書前言往行及近代賢士大夫詩文可傳說者一一成誦人有詢之者矢

口即答若其所自作噫亦異矣然又不自矜其博見人稍知讀書必惓惓問以所疑有得則喜形於色不得則踧然不自怡乎竊見其誠然也因喟然念吾孔孟之教必曰學問學必繼之以問也今師道日衰天下有志之士尠見鮮聞即肯自勤於學而頗以問人爲耻此學者之大病也而鴻期獨能全是二者以勵於學嗟乎豈易得哉昔西銘張先生盛年勤學甫四十而歿故其所著書或未愜人意獨鴻期每背誦其所爲序跋皆乎童子時侍几案間見其援筆立成者又漳浦黄先生邃精易學

著三易洞璣易象正諸書人皆不得其解庋束不
觀獨鴻期酷嗜之嘗自武昌三千里遊至越購得
其書且讀且思一夕夢見黃先生召至前與說易
良久寤而言先生舉止歷然我黃先生也噫亦異
矣予向遊兩先生門然年穉氣浮未能窺其義藴
至今以爲耻鴻期生於南楚去兩先生居甚遠生
平未一侍函丈獨能誠心私淑口誦其遺文而夢
見其狀貌以予之向爲兩先生門人者聞之得不
感嘆慰勞急引爲平生之交也顧鴻期年長予數
歲尊甫先生今年七十矣鴻期以謁選人未即得

官將謝京師筆墨之事歸趨省覲予愛慕之不忍別因記其所知鴻期者爲序以贈之且以告天下之爲學者皆宜自勉於問以不悖孔孟之教且使天下知尙有私淑黃張兩先生之學如鴻期其人者

贈費紉服序

順治三四年海內初定廼欲得天下之士用之命督學使者貢凡試得第一者入京師廷授推官州守邑令不數年多仕至方面而我同年吳興費紉服獨以母太夫人卧病晉視湯藥家居六七年不

出既畢葬然後從容遊成均即落落諸同舉後無
慍色豈非真知爲人子大節不以仕宦勢利動其
心者哉子曰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
友矣此東所以敬事幼服之本意也既復與幼服
論學若上益知其篤信正學當國初流離顛沛之
中負母荒江舟楫間忽大悟一貫之旨爲予抵掌
縱論既學有本原浩浩乎莫窮其際與予向所聞
於大滌山及平齋講堂者無不合然後益歎幼服
之爲可敬畏也宋景濂曰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
孔子之孝子也予竊深信篤好朱子解大學明德

首發虛靈二字之義此二字者向未嘗並見於經傳而朱子獨首揭之以昭示後學朱子之所以爲孔子之孝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門人問曰何謂虛乎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也何謂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也夫必有四絕以植其體然後有四可以達其用猶天必虛空無所窮際然後兩儀四象往來屈伸而莫測其變化今之學者先取古人數十卷之陳言膠固充塞於胸中守其聞見而不知無聞無見何思何慮之中天之所以予我虛靈者

安在此朱子所云學愈勤而心愈放陳白沙所云
此其人卽壽千百歲猶之未生者也若幼服者旣
不昧於爲人子之大節而又有見於正學之心傳
身爲孝子而又能學於朱子以爲孔子之孝子則
亦可謂不辱其親不虛其生而凡所歷於天地中
之歲月俱可無媿而可爲壽也已今七月杪易水
使院中遇幼服生辰而予遂詳序其言以爲壽且
以愧予雖知其學而不能如其家居養母得遂返
里門修晨夕定省之事豈非孔子所云知及之仁
不能守之者乎予愧幼服多矣

送安陽令單耐菴致政序

彰德兩河閒一都會也控齊秦跨燕趙蔽河汴爲天下衝幸今天下無事則沃野千里其小人淳朴而力田其君子廉靜而好學安陽其郡治之所在一大邑也康熙五年春高密單公耐菴筮仕得令於邑兩月治行大著三月移疾乞休上官大吏無不固止之者公投劾竟去安陽之縉紳士庶重失其怙恃思慕依戀不能止公之行又不知公所以必行之心也或曰仕求祿以爲貧也公生爲貴公子即貧亦無所藉祿仕以求尊榮裕後人也公之

子及兄子俱已成進士且公同產兄方爲大司成於朝卽不仕其尊榮自在故易其去也然則公何以𣄃仕乎或曰仕者擇良邑而涖之則天下之邑莫長於安陽矣其沃野如彼其君子小人易治如此或曰仕以達其志行其政也則公兩月之政已行於其邑矣弊罔不剔利罔不舉卽宗祿充兵餉一事能談笑而葺二十餘年之積患兵民悅服公之才能已卓卓可自見又何去之速乎是兩不可解者也葢天下豪傑非常之士其於一身出處進退之大節能綽然而不廹皭然而不滓者常决於

幾先而不墮於事後常內斷於始進之日而不旁撓於求去之時常善藏其鋒於明試之初而不委頓其器於衆棄之後其難進易退之權常操之自我而不受制於人常作之不終日之間而必無依違脂韋之色即其有所爲而去也其宅心以至厚而不明告天下所以去之故使天下後世益淡原其心而珍重其人焉此古人之風烈久不見於當世者也而耐菴獨能行古之道宜紛紛窺測者莫能知公必去之心也寻與公令子有同譜之誼又遊公部下側聞其部民依慕不置求所以慰公行

者故爲述公之心如此

送錢礎日遊泰山闕里序

登泰山能言泰山者莫孔子若矣遊闕里能言闕里者莫司馬遷若矣今之人卽終日登之遊之有能言之哉雖然予之所欲述者有二焉予於甲辰正月大雪之後攀鐵索造日觀峰不見日出而於峰之旁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予再拜稽首其下卽杖策下山不復登又於六月自曲阜北門徒步三里修謁孔林旣畢危坐長松古栢間有孔氏宗老攜予登文德橋語予

曰橋之下洙水所經也往時水大至輒嚙堤及梁今水涸者數年矣橋之下生栁及雜樹高出於橋未知何祥也相與黯然久之今我友梁溪錢子將登遊二者之間同人皆爲詩贈行予不暇爲詩而以斯二者告之錢子至日觀峰爲我一觀碑陰書此者何人樹此者何時也至闕里觀文德橋下洙水其復至乎其所經不由故道乎抑終涸焉已乎我觀春秋書浚洙洙水之於魯國非要害也猶或浚之今如形家者言水之係於文德重矣錢子歸其以二者復我乎

送黃復仲序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傷心哉邱遲之書也而予於是時別復仲於邗溝之上復仲將再往白門予尚羈旅不得歸兩人者皆於隆冬氷雪之時出游在外飄泊靡定窮愁菀結每相顧論說疇昔感慨興懷漢文帝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鄶風之咏萇楚也則曰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當春和時旣自樂矣而人復羨其樂人有知之物也而顧不能自樂何天地之於草木厚而於人薄也雖

然乎之支離况瘁固宜獨奈何乎黃子哉憶三十年前乎就家塾於禾中三尺童子無不知甪里黃氏與黃氏之有復仲也復仲奕世貴盛人地既甲於一郡又其文章著作足奔走天下天下名士歸之如雲復仲居則有甲第園林玩好聲伎之樂出則盛舟輿具賓從館舍意氣饒適人望之若神仙爲時幾何而搖落遂若此其始也卜築深山荷鋤種瓜敘述高士之傳小小可自給今乃至自鬻其翰墨困頓風塵中依人惘惘曾不能自匿嗟乎黃子夫天之視人何遂不若草木也當夫人望若神

仙之時猶草木之暮春三月也今則當氷雪之時耳若能無伐其根株而徐俟其勾萌其爲天之沃沃也不遠矣黃子至白門就其所知當必有所遇合而予亦將北渡河爲鉅鹿中山之遊縱未得志亦將寧其心一其志以共求所爲養其根而俟其沃者於其行書此以爲别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五六年以來予所見同人詩送孫無言歸黃山者多矣而無言未嘗歸也一日予遇之邗上詰其故無言曰凡我所爲欲歸者爲營兩先人葬也而葬

之資無從得故久未能歸也予交游中遠者無暇論即予流寓廣陵十七年矣廣陵貨賄人物甲天下然憐才而與予相親愛共飲食通緩急者必貧士也即貴而能貧者方親愛於予夫彼既貧矣縱通緩急能大周予急乎其既貴而富甚或未貴而富者遥見予則疑予之有所請也先爲煦煦相憫恤之狀即盛陳已應酬不貲之苦若貧甚於予者以陰箝於舌使不得伸其意予亦深憫之不忍復與之言也如是而予安得歸乎故予所積同人贈歸詩凡一千七百餘首其中最知名而詩最工者

如顧與治王子一 胡彥遠侯研德梁公狄兄弟其人之亾者且五十餘人矣予旣無以葬吾親且又重負予亡友之意予所以日夜思歸如負心疾者也予聞其言執其手泣曰先生今日之言與僕癸卯十月以前無異予先祖父兩世亦歿十七年而不能葬致我長子準抱恨痛哭於垂絕之時予自是日夜泣禱於天所得善地鳩貲成禮以葬我祖父後果旬日之內若天牖其衷集多金以畢大事皆同學與及門之貧士及好義而未嘗讀書者勉力相緩急也彼富人者予不忍使之望見予而可

使之有疑於予乎且恐富人復自負其才亦如貧士出一詩以相贈僕盆不堪僕願先生且歸矣積贈詩且得數千軸無庸也

送王藻儒南歸序

京師於司成宋公邸中得交其壻王子藻儒與共晨夕者三閱月藻儒故相國文肅公曾孫太常烟客先生子其同產諸兄五六人皆知名當世皆與予交藻儒年二十餘舉於鄉才譽藉甚上公車至都下都人望見藻儒威儀容止者皆以爲神仙中人讀其制舉業工妙擅天下所籌策當代事計皆

有卓識皆以爲天下之利器也與之交温温抑抑無世冑裘馬之氣其試於南宫也出誦其文更勝其舉於鄉之文見者莫不驚相告語謂試於禮部者三千人通春秋者二伯有三十人若雋一人必藻儒也榜發藻儒竟下第以歸予執手送之且賀之曰藻儒不聞古之善鑄劒者與教擊劒之術者乎歐冶選良金於堇水材至美也其鍊日迎烝火鍛水淬之法至審也及其成也所剸割無攖其鋒者冶未之喜也必試之良玉以辨其剛必投之敗絮以辨其柔不視其所完而謹視其所缺劒所以

無敵於天下也越處女之教劍術也其廻翔頫仰跳躍進退之法捷於猿玃而疾於風雨使之取貴育斷蝺龍而目不懾未爲善也或使之刺蠛蠓截蟣蝨■不問其擊之中而問其所不中術所以無敵於天下也文肅公之德澤在人其貽謀也遠天所鍾厚於藻儒者於藻儒之人之文可以覩矣天無乃欲一挫其鋒養其氣練其才廣其識而大其用於後日乎夫天下不乏瑰瑋絕異之才銳可以截良玉而或芒挫於敗絮勇可以斷蝺龍而或技窮於蟣蝨何哉氣盡於一往而功成於驟勝也以

藻儒之人地才名文采氣度又富於春秋勤於學問如此而又加之以三年之簡練則其所樹立與所表見視彼一往驟勝者其堅脆深淺之數必有大不同者此予所以爲藻儒賀也

送表弟董方南南歸序

爾母我母同產也我母生我一人我生八歲我母尚乳我爾母初生爾兄方多乳我母命我跽母姨膝前乞乳爾母必乳我無慍色也爾母性純孝歸寧爾我之外大父口不言貧恐傷父母心然我母知爾母苦貧每相向未嘗不吞聲泣也我性不耐

貧年二十餘即饑驅浪遊每至江干拜爾母爾母未嘗不憐我而泣也見我母又未嘗不泣曰姊一生獨此兒又蚤失父姊奈何聽其遠遊不稍姑息乎我有二子何忍使之一日離膝前也我母泣爾母亦泣此時爾兄年已十五六從予學爲文爾年尚五六歲未知爾母愛爾兄弟之深也既外大父病且殁爾母方有身五月慟絶乃蘇自此遂不起爾母蓋死於孝也歲時伏臘我母子甚望爾兄弟來我家然爾兄弟別去我母必闔戸哭失聲未嘗一日忘爾母也我之長子準蚤慧偕爾學同補弟

子員同試俱前茅我母見爾來始開顏一笑然又
嘆爾母之不及見也爾家既酷貧我又不能多負
米歸供我母甘旨俾我母分餉爾兄弟諸舅氏又
奇窮不能相緩急十餘年來我母子與爾兄弟相
見未嘗獲歡笑竟日也我丁酉舉於京師不五年
遭詿誤不能與進取爾年二十餘卽以禮經魁南
國我母喜可知也我浪遊大河南北間久不得家
書念爾省試事甚切我亡子準兩見夢卽告我爾
已魁南國也我在京邸思叫閽居久之愧力不能
行爾公車南來我見爾如見同產弟也爾事寻益

恭亦如見爾同產兄也我淪落不得比於人數望爾即成進士官禁近以爲我母子慰其心不意爾且泣別而歸也我多言躁動疎虞開罪於人爾靜愼且敏口不臧否人物爾我師也爾在京師我有過望爾救之爾歸誰救我過也爾歸我誓送爾潞河我嗚咽不能言然又何可無言也爲序以送之

送文與也序

我吳世家推文獻者必首文氏文氏自衡山而上二世自衡山而下至相國文肅公四世凡七世皆仕宦皆以京朝官以故博識國家掌故事寔及諸

前賢往行至文肅爲賢宰相天下端人正士奔走其門文氏子弟聞見益廣且得之家庭世世相傳述其言多可據故徵文獻者必曰文氏云與也爲文肅公孫以己酉冬十月冒雨雪泝大江而上崎嶇至江寧爲尊甫都事君乞誌銘於汪戶部與予暨李子武曾聚首戶部署中時時徵其語勝國諸舊事卽歷述所聞於先世者語移日不倦至深談萬歷以來僉壬害正朋黨反覆傾陷之情狀尤令聽者太息意勃勃不能平也旣得誌銘卽歸予與武曾送之南郊予執與也手言曰子以誌銘歸葬

先人也豈非以其友之言爲足重先人乎雖然若子能立言則子之言且足自重先人矣何待友之言乎以子之習於故國之掌故事實上者如司馬子長不欲墜先人之志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粹然成一家之書可以備他日史乘之採擇最善也即不然而斷槀殘編捃拾見聞之無所忌諱者如宋石林燕語明水東日記之類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皆可以備後世之徵述而不泯沒其家傳旣足以自重而又足以重其先世與子乞言於當世立言之家以不朽其先人者意未始不相得也若僅

僅羣居矢口而談聽者又不能執筆而記恐子之舊聞日就散佚且或一再傳之後漸失其眞亦可懼也況自衡山先生之身上下之至於子九世矣文獻之家自古未有歷世之久如此而子孫能不墮其傳者子能無懼乎哉與也謝曰善武曾曰子即以其言筆之爲文不猶愈於言乎遂爲序

攺亭集卷七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璸仝姪　嘉禾重編

送吳生虞升歸吳門序

澆瀞之金錫融之澄之塊漫之泥沙堅之陶之枵廓之皮張之平之壅腫空薄之竹木攻之剔之既美其實既虛其中則皆有聲聞之道焉聲作乎我也聞應乎人也或美其實而猶未能虛其中以淸越其聲則人之聽之也有聞有不聞焉此卽學問之說也予門人長洲吳藹字虞升家世爲名諫官而家甚貧少失父母學爲文於其舅氏宋太史孝

廉兩公頗得其術文漸有聲且兩從舅氏遊學京師京師近日之工文章倡後進若山東王主客我郡汪農部海南程舍人諸公見生著作交口稱之聲譽日益起忽以事將歸有問予者曰以虞升之才固將求聲聞於天下也歐陽子所云據其會就其名者必於京師今舍此而又奚之焉予笑曰使生而未美其實雖日逐逐長安塵壒中其聲聞未可作也使誠美其實而又能虛其中以受人之直言求益工於既工之後卽日鍵戸塞竇於荒江寂寞之濱而聲聞日隨之今夫編鐘縵鼓柷敔之既

陳也鎛師典同之官辨其硍緩散斂衍筰甄石之節其大者節郊廟而和神人矣其細者一磬之可擊一琴一瑟之可彈亦得以奏於房中御於君子莫有闕其聞者既以語或人而卽以是告吳生曰生歸矣但患爾爾未能蘊其聲也況患天下之莫聞爾聲也耶爾學成而舉於鄉再遊於京師則爾爲在懸之編鐘也有廟堂諸公在爲爾鎛師典同之官成爾之節奏焉爾學成卽優游鄉國間乎雖非君子其亦能發爾之聲也生歸矣

送唐萬有游廣陵序

予客頳四月獲交唐萬有孝廉升堂拜其父年七十九矣孝廉生無同產兄弟有子三人長者年僅十餘秋八月孝廉將爲千里之行南遊靖江還至江都謁其座主徐御史予心竊竊然疑之曁與其尊甫語乃知孝廉之行尊甫命之也我聞孝廉之生也父年五十舉子難又獨子其愛之也百倍於人老人豈忍使其愛子一日離膝下哉又聞孝廉童時以父母憐愛之故不令讀書而孝廉能自攻苦於學且淡思性命之理欣然自以爲有得則是天下之賢子也天下豈有賢子而輕去其親之側

哉我知孝廉父子之情蓋有大不得已也貧無以爲養以子路之剛不能不傷其心以曾子之賢不能不動心於三釜夫同爲人子不能家食以爲養至勞其形神遠遊以負米仰面干人得之則喜不得則悲其未行也老親敦廹而遣之其未歸也老親或嚙指而思之或倚閭而望之使非有大不得已者而親能忍於遣其子子能忍於去其親哉始予之有疑於唐子也猶吾友汪子茗文之有疑於我也我母年六十五矣我亦無同產兄弟我有賢子能助我養母不幸早世今有子一人年二十而

未成立我十餘年來未嘗一日不勞苦於四方以謀菽水也舊交若汪子且不知我而疑我責我我惟自咎其無治生之才以至於此未嘗以一言自白也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未嘗食荼之人語以荼味之苦必不信唐子行矣子之座主自童時即以孝子著稱我見其事母果能盡子職也其必有以慰人事親之志不使子虛此行也矣

送蔡立先還九江序

始予與九江蔡子立先遇於京師未相知也與居久之蔡子爲予言昔曾避地寧都與易堂諸君子

友善嘗游翠微山徧堂中聽魏叔子兄弟暨謝程山彭躬菴林確齋丘邦士曾青藜輩所論說經書文章及賓客飲食起居酬酢俱有法度予聽之欣然忘倦乃與蔡子交且謂久不見叔子見叔子友如見叔子焉時京師共倡爲攻詆陽明氏之說附之者并攻象山耳食者靡然從之獨予與蔡子屹然不動予尙爲憤激擊排之論蔡子與客語不合則拂衣竟起或默然不一應或間出一二語必直指心體不爲繁言予於是心服蔡子之學能不茍爲同可謂豪傑士矣我聞蔡子家距白鹿洞僅七

十里距鷺湖不三百里生長其鄉習聞其父兄長老之緒論蔡子之得必有不同於耳食者弖嘗論自宋伊洛諸先生以正學倡率天下至淳熙間朱呂之教遍於江浙而象山爲呂成公所得士獨能自信其學翕然與朱夫子中分學人使曉然於易簡之法而江西之學遂孤行於天下卽其徒不能無流弊而朱子因其說之不相合益淡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思錄太極通書西銘之解義益出則象山誠朱子功臣而江西爲伊洛之柢柱矣近代嘉隆之際陽明修復象山

之教其講學書院及羅鄒聶歐陽氏輩徧於江西矣奮然起而攻陽明之徒者羅整菴始之王塘南繼之我鄉高顧諸先生皆闢塘南洪水猛獸之論而與起者而整菴塘南則又江西人也江西之學其必求自得而不苟爲同類如此今天下又當靡然攻象山時矣獨立不懼卓爾不羣若蔡子者我復得而見之未嘗不歎江西之多豪傑而斯道之不可以耳食求也始予與叔子遇於江都縱論詩歌古文辭及讀叔子所著左傳經世書臨别予慷慨語叔子曰凡我兩人所辨難往復相得極歡者

皆小人的然日亡之道也我學有先立乎其大者子爲象山鄉人寧無益我魏子默然今蔡子歸叔子閩自吳亦歸若相見幸爲東言無忘江東相別時語且願易堂諸君子共勉之行矣蔡子無怠

送王子重還楚序

黃岡王侍讀有才子子重王子七月初十日余始識之宣府一夕即與予論操存之旨與宋儒范淳夫幼女論心無出入爲大程子所許語甚合心聳然異之既出其五經藝及詩歌示予予爲之序既久與之處知可與論交也復時時進以激直之言

拂逆其意觽以觀公子之能受否而子重不以子
爲牴牾開誠寫意交益歡今六月杪偕至鉅鹿子
重念别其母夫人且一年因請於尊甫求歸省侍
讀許之命東爲贈行之言而子重亦索予言爲别
嗟乎東乃窮愁錮廢之人不自意最操筆從侍讀
父子間無馮驩之遠謀無夷門侯生之秘計無賣
漿人毛公薛公之隱德可以効寸長於公子且公
子矯志勵行欲爲漢趙孝胡威喜聞過求令名如
漢朱穆欲盡交天下士身任人倫之鑒如郭泰許
邵念富貴所自有不汲汲枉道求進名傾六館之

士如唐何蕃生長華胄承祖父寵榮不以門第驕人如南北史中崔盧王謝諸賢子弟公子之於美行備矣尋何以益公子哉無已則請以東所聞於長老者爲子重贈東聞爲人子者立身之要在擇交讀書以今天下之大交遊之衆可爲公子客者多可爲公子友者少夫客之與友則有辨矣有主必有客盡人可爲客也友者益我學問救我過輔我德畢生有幾人乎凡與公子交甚甘不顧義之所安惟公子意所甚悅即退有言惟恐公子聞之搤手咋舌相戒此史記所稱奴客倘以是爲友則

艮友去矣然奴客易合而艮友難進難易之間公子在愼所擇矣子重行天下萬餘里又三楚人物淵藪也其果得所擇之人哉書無不可讀也以我所得力者爲我書昔我鄉錢侚書受之少時修父執禮於涇陽顧先生先生亦愛其愽雅一日正色謂侚書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侚書㦬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歸但熟讀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斯言也東聞之虞山錫山兩邑之師友今與子重別且辱侍讀與公子不鄙予而屬

言敢不竭其至愚以告

送張生牗如南歸序

予門人張壎棨魁稚辨之士志慕漢袁絲季心次亦爲陳遵樓護家貧四壁立旣而貢入成均上舍教習旗下子弟交游諸公卿間裘馬甚都周人之急與之游者不知其爲貧士也癸卯冬倡率予諸弟子及吳會好義長者佽助予葬祖父資三百金半月而辦其才力類如此壬子八月踏京省棘闈者四矣志在必得倉卒爲旗下子弟闖入乞文墨瀋其卷遂出出而僕盡亡其篋遂病一月愈將歸

諸公卿尼其行百方諭之不可奪車馬騶導絡繹門外余問之曰子歸則何如壎對曰弟子歸將息交養氣讀書三年而後出乎憮然曰有是哉子之進於學也息交然後知平日之交雜養氣然後知平日之氣浮讀書然後知平日所讀之書少子能黽勉三者而力踐其言勿使渝越如是三年我不能爲子師如是十年我且師子矣抑微子失意之後不及此易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今子屈矣屈者往也信者來也猶寒暑日月之相代於前也朱子曰冬暖而龍蛇或出

者必亡其身故曰以存身也蟄者養氣之至也子於三者以養氣主之夫息交以省事也讀書以明理也皆養氣之助也子歸勉之凡予門人之信從予而好義能文章者予皆以予言勉之壎行矣

賀繆念齋狀元及第序

我友繆子念齋勤學厲志行二十餘年丁酉始登賢書又十年丁未成進士　廷對擢第一賜狀元及第授官修撰予與念齋始爲同學旣爲同年相習頗久適於京師親見念齋赫然非常之榮遇私意念齋困頓久今得一吐其氣必將稍易其志行

或漸趨於驕侈未可知也乃其意挹挹益下人自奉益菲薄欿然若有不足於懷者初郎之以爲矯情也熟察之乃知其誠然矣於是賀念齋之志行遠矣昔羅文恭公臚唱之日侯卤傳之送歸第者賓朋之闐咽來賀者稍稍散去薄暮潛呼一童子解襆被囊桃花米三升從至湛甘泉先生寓中煮粥剉虀菜各極飽講學達曙歡甚至今傳以爲美談然其老也猶曰我學道二十年胸中方消去狀元二字又何說歟胡敬齋先生以布衣力學乃得同薛文清王文成從祀國學天下翕然無異辭可

謂難矣然其自訟也曰我三十年省察之功今晨不免動心於一鴨予每笑文恭胸中之不能消去者與敬齋先生之不免動心者其習氣正相等但兩先生則自省而自克之他人則自匿而益縱恣之爾今京師貴游之中寧無湛甘泉先生其人乎我願念齋之日就之也布衣處士之中或有胡敬齋先生其人乎我願念齋忘分而交之也夫念齋一旦榮遇赫然如此而坎壈坐廢之故人若予之不才者尚獲舉斯言以相贈則其生平之志行信於朋友可知矣從此益進德焉或更勝於羅文恭

未可知也此予之所以爲念齋賀也

太保王先生七十壽序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何謂也不學之人其所有之歲月及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勤學之人惟其好不在學則以其耳目心思之用移於嗜慾聲色及夫得失趨舍之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故歲月日以去志氣日以衰然則其爲之反也學則老而不衰矣心思耳目專一於學凡接於我者非古人之書卽學問之友也正勝則邪不能誘內重則外不能奪氣靜而心定心定而神凝神凝則身

不疵癘而光辭著於外欲其衰也得乎東之從學於敬哉王夫子自乙未歲始時夫子年五十餘自後每三年東以計偕入都門謁夫子迨辛丑夫子年六十貌未嘗少衰也又六年東以呌　闒留京師夫子學益力容貌益莊及今壬子又六年矣夫子教東一如前而壯健不衰有加所著書及古文詩歌益多晝夜讀書益勤人之游夫子之門見夫子疑必有導引吐納之術不知夫子以好學不倦爲延年益壽之良法也我浙王龍溪先生年八十四來游吳門攝衣高步登瑞光浮圖巔足力不稍

疲日揖客百餘人講學數千言人或謂先生高年宜專精少思慮以養生先生笑曰人心思之日生如天地之生萬物無可息之時寧能强制之使不動哉視其所動而已動於理則動亦静此東之所以頌夫子之不衰爲好學之驗有合乎程子之言也雖然龍溪先生在當日一貧老郎官耳欲清心寡慾何難焉若夫子直清闒於天下父子貴爲六卿而大司空先生又身與　世祖密勿之重翊襄兩朝功業將日益大禄養志養無所不至而夫子曾不稍易其好學之心從事聲伎娱老之奉豈不

難哉東聞在昔好學之人其老而不衰且獲多壽如衛武公漢伏生申公俱年九十餘攷甲子會紀子思年百餘歲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則夫子將來春秋之富殆未可量我願夫子之益專且堅於學不稍移易其志力天下後世所賴於夫子不小矣客冬十月夫子開七秩東在汝潁未及以文祝逾年而値生辰爲壽之期始克爲序以進之以東之文章學於夫子爲夫子之所許者也

倪伯屛先生七十壽序

我先君子於丙戌之春二月每語東曰爾父生平

無他技能亦無快心滿志之事惟爲文章抉幽釣
淡窮其變化惟吾意所欲達而能不詭於古聖賢
之指此我之至樂也我文章自巳卯後益工前此
知我者數人晏泰徵張太羹兩先生爲最後此知
我者亦數人知我尤深者凌忠淸公與當湖倪先
生而已晏在楚張在閩凌以身殉國巳二年獨倪
先生家近在百數十里內然今且宦游浙東予無
從一問訊爲別也小子念之因感泣出先生手書
二紙命東他日持以見先生東用是從我父執張
媿菴後獲侍先生几杖先生亦念東爲其門生之

子也進而敎之且愛東之長子準而贈言以不朽之及大父與先君之葬也先生又躬履其宅兆之域而定窀窆焉先生加恩於先君之身上下凡四世冉冉至今庚戌歲屈指我先君之不獲見我先生也已二十六年而先生年且七十矣小子東授經於汝潁間去當湖千五百里一日得娒菴寄東書始慭焉知先生七十爲壽之期詎當爲文以獻嘿然念我先君疇昔之語小子者而泣下不能止也嗟乎當我先君爲諸生時嘔心苦吟爲文章既成踟躕滿志而獻之先生先生拔之於衆人之中

而施之以國士之目也斯時先生爲我吳郡之李官執法若山岳出令若雷霆所愛生羽毛所惡失門祚撫按不得侵其權州縣無不仰其意決篆牘督輓輸奸胥老吏悍弁驕兵望風靡息先生意氣蓋天下顧盼傾四座謂功名可立就韓范勳業可以塞天地也即我先君與媿菴諸公褒衣儒冠雍容其間亦自謂功名可坐致富貴可弋獲也今爲時不三十年我先君音容巳邈而先生亦巳頭髮盡白嶷然爲老翁雖呼吸吐納自得於養生家之術然巳無向者之意氣矣浮沉屈伸與時偃仰先

生更何所不浩然於天地間而小子敢以尋常祝賀之辭爲先生聽哉所以特寄此文者念先君受恩於先生之深無以爲報且以塞父執之命而欲博先生之開口一笑也若曰祝先生乎則長生百福之說度非先生所好倘必以其言進先生必抵之於地曰此非吾門生能文章者之子之所作也

嚴太夫人壽詩序

歲丙午二月東從我吳同人後奉觴祝嚴太夫人於西泠旣畢東卽有中州之役從廣陵取道淮泗至宋中歷大梁鄴下中山入京師所至諸郡邑以

數十計逶迤折旋道里凡數千里所遇兩河賢豪
長者能詩文之士卽索其爲嚴太夫人爲壽之詩
無不欣然立就者積若干篇裝潢成帙將於歸日
上之灞亭先生竊自念兩河豪傑之士多雄凉蒼
老之氣不屑屑爲文章雖宋中自梁園六子之後
唱導風雅一時著作之家特盛於中原然侯吳徐
宋諸公升沉聚散不一卽被侯徐之教蔚然興起
其所著作亦不肯輕示人何獨於我杭嚴氏爲壽
之詩風聞嚮慕索之立應若此又見有爲大吏於
兹土者擁車騎盛棨戟巡行梁宋魏鄴之郊自謝

底績授意郡邑吏學官欲乞粱園諸公一贈詩爲重諸承指者大索久之卒不能得東乃知帙中諸公之詩之可重而我杭嚴氏聲教之盛所以得此於中原之人心者亦甚非易易也便道過蘇門百泉山謁孫鍾元徵君徵君年八十九矣見此帙手婆娑嘆曰予之生也晩僅能言灝亭諸兄弟及君同年侍御君諸兄弟之文章行誼足以奔走天下耳我老矣尚能記少時從孫高陽鹿太常後聞餘杭嚴太常公及其三令子之篤於友朋重於然諾非近今所有也其聲應之所及迄今四世矣兩河

之賢豪長者大都皆名公卿世德之後習聞其父兄之論詩之所作夫亦重有所懷也若曰此爲壽之詩耳則獻諛之習俗久矣予鄉人歸熙甫謂横口兩目之徒皆能爲之者也又何足道予老矣不能詩子其述予言以爲序可乎丁未十月予南歸敬序之如徵君之言

兵備副使方公壽序

天下之大勢在財賦何也財賦足則可以用兵也財賦之大勢在東南東南之大勢在蘇松常三郡何也東南之財賦當天下之半而三郡之財賦當

東南諸大郡之大半故也然財賦之本根在民生民生安可以生財賦給兵食而安民生之大權又在叅藩之分守三大郡者　本朝仍前代建官之法各省設立行省所謂叅藩者即古行省叅知政事先儒歸震川謂其秩昔與亞相等上佐督府下監郡縣承平無事安民察吏正身率屬以廉靜持大體而已在今軍興旁午之日靖湖海之奸宄護師旅之往來察民生之疾苦稱職之難十倍昔日儻一意為蓋公治齊清靜不擾民之學恐咎在寬緩稍有好事急功名之念又恐民生騷然而東南

財賦之大命無所賴故東每頌詩至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之句未嘗不穆然想見其人而於吾公蒞政三大郡以來斯民之所以稱述誠有如東所歌商頌之詩也公持心以敬臨事以至愼接物以至和守身也以廉以潔御下也以仁以嚴有才而不炫其才有識而不矜其識整齊謹肅而非刻覈寡恩精明强固而不失和平寛大兵甲之往來賴以無譁湖海之伏戎賴以不發民無寃獄井稅依然有吾公而東南之民生安民生安而三大郡之財賦可以給兵食爲　聖天子奏膚公奠磐石

其大有造於　朝宁彰彰乎在斯人矣昔劉公大夏爲職方郎將有大僕卿之拜公昌言於朝曰我生平讀書以服官得親民爲素志主爵者乃出之爲參政後累官至大司馬爲經濟名世大臣嘗言我秉鈞軸當大事了然不惑者得力於參藩之日多也以覲吾公其遭逢識力正復相等東在公門墻二十餘年不可爲不久竊幸今倦游里居得依幬覆覲公之所以居心守身敷政安民之道甚悉故因生辰上壽之日爲序以獻以當躋堂之禮云

夫世之所謂處士者我知之矣有性不慕勢利才不耐世事樂寂靜以養生就閒曠以適意者其人即生聖人之世去軒冕若敝屣然此唐虞伯成子高漢谷口鄭子真成都嚴君平之流也當吾世或有其人我未之見也有廹於事會有激於志節毅然入深山不顧若漢末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宋謝翺鄭思肖之流其志意誠可哀其行誼誠可傳我見其人而心焉媿之矣至其人性既不慕勢利其才又足以濟天下之用而又不屑仕宦時時與賢公卿大夫游處間一出其思惟論説可使賢公卿

大夫名重於朝廷不尸其功又不潔其跡若召平布衣之客蕭文終矦膠西蓋公之於曹丞相王生老人之於張廷尉釋之者此其人我欲謂之隱不可謂之仕不可謂之用於世不可謂之無所濟於世又大不可也其易之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乎其莊子所云不刻意而高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者乎此其人果賢於伯成子高子眞君平之徒乎抑尚有所係於世亞於禽慶栗融謝翱鄭思肖之徒乎此其人當吾世而幸見之習

之久而悅之淺則惟胤倩陳先生一人人欲知先生者觀葢公教曹丞相治齊王生老人命張廷尉結襪事可以得其濟世之大概若其著述行誼雄富而超卓世未有不知先生者矣夫愛其人者必願其人之延年多壽長存乎天地之間使得益就而事焉有以救予之過而掖予之不逮又樂其人之方富於春秋若曹孟德所稱壯盛智慧者今月之二十五日先生方舉五十之觴予且喜且祝將集同人爲壽之詩以前進於先生而予先爲之序如左

宋既庭五十壽序

庚戌十月我友宋子既庭五十初度同人畢賀予方客汝潁間未獲與踰年歸里乃盡讀諸同人爲壽之文凡予所欲言則展成歌趐若文皆已言之矣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杜甫曰欲語羞雷同用是執筆逡巡又一年而未成因細論凡近日爲壽之文大指有四一曰祝祝其將來壽祉之多也一曰諛諛其人人文之美譽望之重也一曰述述已與壽者平生之交以致其相厚之意也一曰規於三者之中微寓規勉也如是而已予謂爲既庭壽

則四者皆無庸焉旣庭恬愉澹遠其天性也凡人世可嗜可慕之境人所健羨惟恐不備者旣庭視之泊如也視無庸也其姓氏照耀天壤已三十年未有人具五官負血氣而不知旣庭之名旣知其名而不知敬之愛之願一識其面者韓子所謂鳳凰芝艸賢愚皆以爲美瑞也誅無庸也至予兩人之爲同學爲婚媾海內莫不聞以予之賢子爲旣庭之愛壻以旣庭之孝女爲予子殉節之婦非尋常婚媾比固不待敘述而知其相厚也若相規乎則予躁動而旣庭湛靜予志奢好雜而旣庭守約

予襧急多忤物而旣庭內介外寛有容人之度久與之處未嘗見其有纖毫之過而又何規焉去是四者而欲爲壽言實難非僅以三君之作先我也間以語西濵姜子姜子曰若是則子於四者俱有之人誰無過子曰未嘗見其有纖毫之過則是諛也盛德者受福於天則是祝也婚媾之言是逃也動與靜相濟奢與約相劑峻與廣相拯是子有得於旣庭旣庭亦有得於子也是相規也四者備子之文成已久矣何疑焉予欣然起謝不敏西濵曰子盍取茗文展成歌迦文示余旣覩之笑曰果然

是四者亦俱有焉既先之矣予不如無作予曰善
雖然姜子之言不可不語於壽者以爲笑樂也遂
序之

張禹定九十壽序

予門人張壎大父禹定翁今年九十尊甫介卿年
六十壎年三十壎子年十五能文章一堂四世皆
康健雍穆魚魚雅雅里人爭致牛酒爲賀而徵致
詩文者復以鄭桐菴先生文爲重摭拾張氏世德
甚詳予受而讀之乃知九十翁之五世祖溪隱翁
爲善里居當成化壬辰大飢出粟賑貸多全活又

修葺長洲縣學宮其配薛太君生宣德癸丑至嘉靖辛卯壽一百歲郡守爲造遐壽堂以居之著人瑞錄以榮之奉　勅建百歲坊於葑門南今綽楔尚在也百歲母之子南臯翁建黄石橋於城南以障水患設義學教里中子弟諸爲碑板文記之者我郡文衡山黄五嶽陸浚明唐六如袁永之祝枝山都南濠載在郡志南臯子林逸翁官大鴻臚丞再傳始爲都諫君累官至三品其門益光大蓋前此之積德行善至數世方發祥非易易也今𠫤百歲母之嘉靖辛卯數之至萬曆順治兩辛卯爲百

二十年至今歲壬子合一百四十二年而禹定翁復以九十上壽聞自里中達京朝詩文介壽之言捆載輻輳而至張氏之在我郡可謂喬木先疇永勿替也矣况都諫君科名振起以來又百餘年今其將在𤏐父子乎𤏐也從東遊久稔知𤏐志行洵大過人也今從里人之後登堂而祝其祖父退而祝𤏐父子以成名顯當世且祝𤏐得志之後其勿忘溪隱翁南臯翁爲善之力東雖不文簪筆從衡山五嶽諸先生後其何敢辭

倪母朱夫人壽序

江寧倪子闇公明倪文僖文毅兩公之後也其尊甫元嗣先生年五十始舉闇公兄弟以得子甚難頗憐愛而闇公母夫人朱太君獨不爲姑息以嚴持其子教誡繩墨不稍寬貸先生歿闇公才名益起天下士望風嚮應而太君所以教之者益嚴生平整飭內則肅然不可干以故家益治郎闇公兄弟讀書交友之法一稟承之太君天下皆以是賢闇公母子能相成於嚴有合於大易之教旨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母亦得稱嚴君況家人之卦專利女貞乎又曰家人嗃嗃未失也

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宋儒釋之謂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與其溺也寧厲自後人別爲嚴父慈母之說遂以母道在慈而已抑知有嚴父操切於上爲母者以慈濟之可也若父既老欲施其憐愛而爲之母者復加之姑息其子將安所底止此豈獨家人哉漢之業不墜於武宣之威嚴而墜於元成之優柔明之亡不亡於江陵相之綜核而亡於矯江陵者一以寬縱舒緩悅人爲務我以是益歎倪母之賢有合於經術閻公守其意異日佐聖天子振文倡文教之家世慎其無忘賢母之教矣

宋呂正獻公妻申國夫人性嚴有法佐正獻公教
榮國公子女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唐柳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女家法嚴肅佐公綽教仲
郢輩貴爲大臣辭色不稍假借此兩夫人者當其
夫若子壯盛榮貴氣勢塞天地尚能以不事姑息
教其子善保富貴令聞於後世况今倪母之所處
有甚難於兩夫人十倍者哉我是以反覆思母之
賢不僅成教於家且有以慰元嗣先生之志足補
經義之所未有也東也幸交於闇公有年庚戌春
客游江寧適當母七十介壽之期夙聞母令德特

詳故不敢爲世俗稱祝之辭而附會以經術之說以爲天下爲人母者法

郭母張夫人壽序

康熙巳酉秋七月我友平湖郭子皋旭母夫人張太君七十四方士大夫與皋旭爲同學者爭以酒醴歌詩上壽太君者故明監察御史郭公丹葵貳室也公在崇禎初有直言敢諫之節保護正人東林諸公倚重之皋旭其少子也幼有雋才能文章爲東南復社之傑復社大半皆東林後起士以文釆意氣相獎扳故皋旭少年特爲婁東二張吳門

徐揚諸公所賞譽予十三歲從婦翁吳扶九先生
我師西銘先生游每見阜旭文章歎慕心折及年
十六七亦遂得與阜旭時時角逐文酒之役然猶
退然不敢與比肩至於今三十年矣太君當御史
公立朝貴盛之時生子又英妙御史公特愛憐太
君他媵侍無有與太君比者聞太君溫良巽順不
驕不忮和愛諸姬代執家政著有勞勩廹　本朝
一統之初宵人多睥睨勝朝官人世家子弟上書
告變中以不測御史公父子不能免者屢矣聞太
君又能秘計陽示鎮靜而陰弭其禍患侍御公獲

保全以老此又遠近之所共驚歎以爲不可及者也今侍御公長子孝廉君既繼公之世業而皐旭又能以其三十年來負荷天下友朋意氣之力光大其家門今且入對大廷與伯兄先後以制科顯太君晚年可以無憂且聞太君益善自頤養溫溫粥粥一如其事侍御公時則其福祉未有艾四方同學之爲賀於母者亦尚未有艾也孔子罕言命而周南嘒彼小星之詩二章獨一再言命豈不以命之權於婦人猶重乎太史公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

哉若太君者亦可謂受命於天能要其終者矣予家距平湖一百三十里臯旭常偕其好友數人翩然過予予過平湖亦信宿臯旭互修登堂拜母之禮予生平不喜作生辰爲壽之文獨於郭母不敢辭非僅慶母之獲福於天葢有感於三四十年以來諸爲東林復社領袖之人若我師與我婦翁輩零落盡矣人地才華奕奕年少貴盛昔日如臯旭比者在今日若臯旭之尚能自振於憂患之後文采意氣不稍減者百人中無一焉誠可念也此誠可爲我友之母慶也

張九臨五十壽序

當馬士英當國之時其黨阮大鋮得恣意盡殺天下名士向曾持清議擯斥之者既殺周雷兩公後遂并鈎捕械繫其及與其門弟子十數人予所知者貴池吳應箕次尾商丘侯方域朝宗宜興陳貞慧定生桐城方文爾止金陵白夢鼎孟新夢鼐仲調吾邑張拱乾九臨是也九臨又自號媿菴予先君之友亡子準之師今同人與其門弟子稱曰獨倚樓先生當先生蒙黨禍時年未三十試必第一文采斐然氣壯志銳以名教爲已任既遭鼎革幸

得免於鉤捕遂深自韜匿奉兩親蕭然高蹈讀書嗜古足不入城市仰事既畢乃稍稍僦居郭外教授生徒浩然無求於世世亦莫得而羅致之忽忽二十餘年而先生年五十同人爭爲壽率兒子輩之受經於其門者摳衣治酒登先生之獨倚樓洗爵爲先生壽凡識先生而稔知先生立身處世之本末者咸慷慨太息謂以先生之才俾得柄用於世必能自樹立卽循資歲薦浮湛仕宦亦可稍稍富貴今先生獨爲其高且難者吐棄榮利泊然自守顧得無微恨其中乎予獨欣然執先生手進酒

長嘯而言曰是未知先生者也予小子於甲申冬從先君子後側聞部牒下郡縣械捕先生甚急諸同人經理其患難皆盛稱先生志節卽古李膺范滂無以異且是時馬阮所摧拉無不立盡吳侯輩皆北渡淮竄身入大帥幕中求免白氏繫北寺而先生又以親在不忍遠匿惟歸命司敗已耳時我父子竊窺先生辭愈安暇氣愈激昂不稍稍挫也且先生之父母所以教先生成古烈士之風者亦絕無乞憐苟免之色我知先生之自命審矣今先生既得幸全其身且得守其親所生所教不可辱

之身二十餘年於先生甚樂而又何恨乎且向之摧拉先生欲立盡之者今有與先生並存者乎夫世俗之所爲壽者以榮利而先生之所爲壽者以志節天下之壽莫有過於先生者也而尚不足爲先生壽乎先生笑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從祖需亭先生七十壽序

從祖需亭先生隱君子也少勤學勵志行有聲諸生中每受知學使者試得高等或第一自崇禎甲申後遂不求仕進隱居教授生徒獲脡脯養父母惟謹父年八十餘以壽終母今年九十三尚康健

善眠食而從祖今年亦七十一垂老著書教宗族及里中少年使成令器當世貴人慕而求見者莫得識其面也嗟乎三十年來天下之自號爲處士爲隱君子以百千數而伈伈俔俔暖暖姝姝於貴人門以索衣食雖才者不免焉若我從祖斯可浩然稱眞隱君子無慚色矣我從祖七十爲壽之辰東在京師不得偕族人拜堂下逾年而族子炳兒子默走人至恒山索東文爲壽夫東之有愧於我從祖大矣敢爲文乎憶東童時卽從我從祖受知當事侗省試出入必追隨也自甲申至庚寅心與

跡亦無不同至辛卯後乃相異忽忽二十餘年今東年五十我母年亦將七十矣東一念遊移舉足顛躓忽忽錮廢且十三年無日不勞苦風塵間遠負米三千里外俾我母日倚閭望其子東之罪通於天矣視我從祖得晨夕率子及孫治魚菽進食九十餘歲之母苦樂奚啻天壤嗟夫一出一處之關人固不可不慎所擇如此介之推母語推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老萊子之隱於楚也年七十父母九十六嘗著書十五篇明大道之用莊子高曠士也著書曰養生主必曰可以養親夫天下之善

養親者非堅忍若介之推讀書明大道如老萊子莊周而苟有慕榮利近嗜欲之念未有不如東之進退失據愧悔而不知所以自立者今之爲人子者心實貪進託言捧檄而喜爲親喜也以東觀之凡爲捧檄之毛義皆將爲絕裾之溫嶠也矣東既已愧我從祖而復爲序以進者賀從祖年已七十始得全其高節且願天下之爲人子者皆以從祖爲法而凡僞託於處士隱君子者聞我從祖之風而知耻也

霽亭先生家慶詩序

周禮天官九兩之法一曰宗以族得民其法之廢久矣卽別子爲祖大宗小宗之別自漢以下公卿大夫世祿之家守其法者絕少況其下乎獨近世所謂族長之說尚於古爲近而莫詳於宋景濂先生之書謂擇其族之長且賢者一人主宗祀之規制凡月之吉長少皆會於祠拜謁畢齒坐長且賢者命一賢子弟庭誦古訓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諷導之書會者於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有孝弟忠信者使卑且幼旅拜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書其事於冊踰月而能改

者待之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不得入於祠其與於祠會無過愆者疾相撫恤相拯老弱相養祭脯相名景濂先生謂斯制也損益周禮以化同姓法甚善而易行也而近代能行之者益少我宗自宋南渡後子姓之仕宦爲臺閣散處江東西浙東西數郡間不可悉數而皆以我吳江爲大宗我家自無辯先生一支始遷溪陽至我五世祖廷元府君迄今子姓四百餘人聚族而處遠不過三四里內共推我叔祖需亭先生爲族長且賢而羣事之先生之賢則著於文行聞於鄉

國其長則年且七十又東大父之從弟於分爲最
親雖我從祖立教在寬不忍即如景濂先生宗法
之嚴容然我家子弟之頑梗暴戾者尚知畏族長
貌質曲直我從祖矜其愚而教誨之其孤且弱者
憐撫之俾卑幼者不得凌犯尊長而强暴者不得
横噬孤幼不可謂無德於宗族之人矣今年秋開
七十之觴宗族子弟畢賀其素愛戴之而能文者
又各爲詩及文以獻彙曰家慶集族子炳兒子煦
寓書京師乞東爲序東因具述前賢所爲族長之
規制以告焉從祖其務力行之以懲戒我家頑梗

暴戾之子弟使有孝弟忠信者蔚然興起以無忘我延元府君以來六七世弗替之衣冠詩書稼穡艱難勤儉之德澤且令子孫世世誦族長壽亭先生之功弗衰而祝嘏之辭又其淺焉者已

聖初兄五十壽序

我家爲希姓宗族鮮少然自宋紹興中南渡後子孫散處南方者科名相望江右粵西爲盛蜀吳浙次之然皆以我吳江爲大宗我家子姓十一傳今四百餘人或以耕或以讀獨吾兄聖初以賈其少時當國家初平浙閩道里多梗食貨罕通能冒險

貿遷獲贏利起家數千金然性惡纖嗇輕財好雄
每歲與郡之達官長者修同善之會周人急賑人
無告及多買魚蝦放生以數千萬計費不貲無所
悋生二子炳煥俱美秀能文其長者尤才所結婚
皆郡之官人甲族且居近吳閶行樂之地歲時良
朋宴集我兄必名名倡俠客画舫籃輿絲竹金石
出游楞伽虎阜鄧尉支硎諸名山間日費數十金
由此生產益落數年以來遂苦蕭索然當十年之
前我兄慷慨行樂于時適舉賢書交游光寵意氣
自憙時時過我兄兄過于平平耳及于沉淪錮廢

交游凋謝意氣頹墮人棄之若敝蹝而吾兄又嘗
生産益落廢著貸財俯仰不能給之時遇我益厚
反倍於疇昔予頻年遠游吾母甘旨若不繼吾兄
時時念而進之若不自知其貧困也嗟乎予自年
十五即與天下人士論交今三十年矣自謂交滿
天下及當涼燠乍變嘿識人情知可恃者絕少然
後念吾兄之不可多得而爲之感激徬徨仰天太
息而不能已也歸震川先生曰士當不遇時得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韓文公之序歐陽詹也曰觀
其心有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貧賤而爲之也吾兄

之於予則若是矣今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吾兄五十初度予方有遠行既抵潁七閱月而兄子炳以書來乞言予因序吾兄之所以遇予者以概其生平之爲人卜天之爲福於吾兄者厚且以朂炳益肆力於學取科名若宋緜與時以振吾兄之家業而使之不終於貧也